

南亦丹——著

浮生若梦

FU
SHENG

RUO
MENG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们将以怎样的面目去演绎？

浮生若梦

南亦丹——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生若梦 / 南亦丹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4

ISBN 978-7-5057-4569-8

I. ①浮…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4776号

书名	浮生若梦
作者	南亦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捷鹰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7.75印张 145千字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569-8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01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们将以怎样的面目去演绎？

目录

第一章	监区 18 号	001
第二章	陈年往事	009
第三章	初心萌动	021
第四章	错 始	037
第五章	倒春寒	049
第六章	夏荷走了，爹也走了	063
第七章	三月莺飞	091
第八章	木门禁区	099
第九章	离婚吧，离婚吧	109
第十章	创伤应激与催眠	121
第十一章	咨询室里的穿越	129
第十二章	度假山庄	143

第十三章	不一样的爱	155
第十四章	措手不及的真相	163
第十五章	阴谋	173
第十六章	崩盘前的真相	183
第十七章	惊蛰震动	189
第十八章	意象对话	195
第十九章	开庭前	201
第二十章	家书	211
第二十一章	监区的最后一个18号	217
第二十二章	谢幕的舞台	225
尾 声		233

第一章 监区 18 号

从等候区到达探视区，是一条过道，狭长、封闭，有三道拐弯。第二道拐角处留有一扇气窗，可以看得见零点五平方米的天空。走完全程，是一百八十步。然后，打开最后一道银白色的金属门，我就可以看到是谁来探望我。

今天是 18 号，固定探视的日子。每月的这一天，是我最憧憬的日子。这一天的存在，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仍被一些人惦记，虽然离与他们相聚的日子遥遥无期，或许连相聚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对我来说，18 号，隔着玻璃，时长半小时的相聚，也就是此生仅有的会面了吧。虽然无奈，但这种落地而踏实的感觉，说真心话，并不比在监狱外边差。而那些不惦记我也不被我惦记的人，此生不见也罢。

算上今天，这一百八十步的狭小封闭的拐道，我已走了七十二遍。也就是说，关在这里，快满六年了。经过第二道拐角的时候，习惯性地从玻璃气窗望出去，灰白色的天空飘起了

轻渺的雪片。算准时间还早，驻足了几秒，只见雪片一层层地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显得越来越急，越来越匆促。看不到雪花落地的情形，但可以想象得出它们落地后的狼狽。

江南的冬天，难得下雪，也不会落成厚厚的棉被似的积雪，没两下，就随着湿冷的空气、肮脏的灰尘化成了一摊丑陋的水渍。只是这飘雪的过程，还让人觉得有些诗意。可这雪花却偏急着落地，又或许，这也并不是它们本身的意愿吧，只是无奈地随风摇曳，随尘坠落。不管愿不愿意，将落于何处，都是无法把控的命运捉弄。就如我。

恍惚了一会儿，后面响亮的铁门合上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是阿兰，我的狱友，收监号 264 的阿兰，与收监号 263 的我，有着难得的惺惺相惜。她因伤害罪进来，也判无期。只见她从铁门那头跨进来，脸上带着憧憬和喜悦，看来她家人来看她了。

她轻声问我：“今天谁来看你？”

“应该是我女儿锦儿。”我应道。

快过年了，天寒地冻的，虽说江南的冬天温度并不十分低，可是，渗骨的湿冷却格外令人难受，尤其在这常年不见阳光的监狱里。

希望锦儿今天能穿得厚实一些，别被这冬天的阴冷冻伤了。

我已是一只脚踩进棺材的人了，下半生的日子也都将在这四面高墙的监狱里度过，只希望锦儿和方翔能够过得安稳快乐，这已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景了。

想到这里，我加快了步伐。

自从那个在外人看来家财万贯的“家”，在一夜之间倒下去后，唯一没有受到太大牵连的就是女儿锦儿了，这好歹令人欣慰些。

“真希望我儿子也能过来看我。”阿兰在我的身后幽幽地叹了口气。

阿兰失手杀害了她的丈夫，夫家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被收监这些年来，过来探望的都只是她的娘家人。她常跟我感叹，希望有生之年她的儿子能过来看看她就够了。这何尝不是我的心愿。

“会的，他都那么大了，会理解你的。”我宽慰阿兰道，心里却毫无底气。

入狱时，儿子方翔才十一岁。这些年，方志刚把他交到自己父母手里就不管不问，他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是怎么过来的？爷爷奶奶能照顾好他吗？

方翔他……为什么不好好上学？为什么要离开爷爷奶奶的照顾？他一个人只身能去哪里？他过得都好吗……

前段时间锦儿过来探望时，不小心透露了弟弟方翔的近况，简直令我崩溃。我无法接受这个已然的事实，这比自己可能要遭受的终身监禁，还要令人无法忍受。

这就是方志刚留在狱外，给予孩子的照料吗？方志刚手上明明有钱，为什么不好好栽培儿子？当年我全责揽下银行的贷款，一力承担下罪责，不就是希望他能在外好好照应一对儿女吗？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听见的，竟是方翔辍学和离家出走的消息。我的心就像被吊在空中的沙袋，沉沉地摇晃。

方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将长大成人，为什么都不来狱中看望妈妈？今天见到锦儿，一定要好好问问方翔的近况。我在心里无声地叹过一口气，和阿兰前后脚往探视区继续迈去。

拐过最后一道弯，就是与探视区一门之隔的最后一道铁栏门。铁门前，赵警官笔挺地立着，经过她面前时，她善意地对我说：“你女儿来了，快过去，在三号窗口。”探视的次数多了，赵警官对锦儿已经熟悉了。

我直奔三号窗口，只见锦儿已经翘首等在那里。她每次都那样，在没见到我之前，总是不能安心坐到探视区的长椅上等候，说怕我不能第一时间看到她。对我来说，因为锦儿几乎每个月18号的到访，才让每一天的日子变得有意义。

我快速地移步到玻璃隔板前，我俩几乎同时拿起面前的电

话筒。

“妈，快过年了，新年好！”听筒里传来锦儿愉悦的声音，伴着细细碎碎的杂音。我们都很清楚，这是通话受监听缘故。

“外面下雪了，很冷，你赶车过来，没有冻着吧？”我心疼地问。

“妈，不用担心我，我穿得很暖和，您呢，您在里面都保暖吧？”锦儿问着，眼角又渗出点泪光。这孩子对于我的处境总是不能释怀。除了彼此互报喜乐平安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都挺好的，你上次带来的羊毛衫很保暖，穿着很舒服。”

我犹豫了一下，沉下音量问她：“你弟弟呢，有你弟弟消息了吗？”

“妈，您不用太担心……”她脸上勉强挂着笑，眼神却不自觉地黯淡下去，“妈，弟弟他……也很少跟我联系，自从学校退学后，他也不再跟以前的同学接触和联络。我有他的QQ号，可是头像常黑着，来之前，我给他留了一段话，他好歹回复我了，让我问您好。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妈，听他说，他现在在外面做网上生意……”

锦儿沉吟着：“妈，您也不要太操心了，在里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紧。弟弟那边，我会找个机会再好好跟他沟通的，我的话他倒一直都听。爷爷奶奶岁数都那么大了，也管不了他，他们说的话，都是那老一套，他又不喜欢听。既然他选择离开，

正说明他长大了，妈，您就放心吧，让他摸爬滚打一番，人总是要学会长大的，他能照顾好他自己的。”

如若不是家庭的问题，他会有很美好的前程，何至于沦落于此。“嗯。”我虚应着锦儿，心里却像猫抓一样难受，依然过不去那道坎。他还不到十八岁，就不再读书，能有什么未来呢？

对于儿子的现状和处境，方志刚为什么没有反应？为什么任由儿子自毁前程？难道他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难道他忘了……

“你爸爸呢？”我忍不住问锦儿。

“妈，你还惦记他干吗？谁知道他在哪里吃香的喝辣的，他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锦儿的脸上写满对父亲的厌恶，看得出来，她是不可能原谅她爸爸了。

“锦儿，他毕竟是你爸，如果他来找你……”

“您别说了，”她打断我的话，“妈，小宝的照片我给您带来了，他现在长得可精神了，过了年，就该三岁了，待会儿窗口那里审核好了，您就能看到了。”她不想跟我谈她爸爸。

那确实是个活该受厌弃的男人。这辈子，我跟他的缘分总算到了尽头……

与他相识，或许就是我命里的劫数吧，我能埋怨谁呢？又要从哪里开始埋怨呢？

十八岁，我还在上高中时就认识了他，锦儿的父亲。

他叫志刚，方志刚。从十八岁的青葱岁月开始，算上关进监狱的这些年，我与他的这场孽缘竟持续了二十多年。虽然，除了他那一瓢深深被刻进脑海里的向前拱起的西瓜肚，我已经很难记清楚他真实的样子。

多少年没有见到他了？七年？八年？尽管我们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岁月真是匆忙，推着人不明就里地往前走，走过大半生，依然想不明白为什么就把自己送进了监牢。父亲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他如若还在，如若……如若真有在天之灵，他该有多伤心呢。母亲呢，那么年迈的母亲，大哥二哥照顾好母亲了吗？

“小宝上幼儿园了吧？他知道外婆吗？”我识趣地避开那个男人的话题，转而问起小宝。对于锦儿，我满含愧疚，年轻时不负责任地将她带到这个世界，又在她成年时不能好好守候，连她人生中最重要两个时刻——婚礼和分娩，都不能陪伴左右。方志刚他……更是不可能了。

这样想着，不由得落下泪来。

“妈，您别难过，我经常给小宝看您的照片。我对她说，外婆是个既美丽又善良的人，等您出来……”锦儿哽咽了。

“锦儿，别担心我，我在里面都挺好的。对了，到明年三月份，我的无期将被改为有期，我在里面表现都挺好的，改判的分数

也都达标了。”

锦儿脸上露出了笑容。

“锦儿，常去看看外婆，告诉她，我在里面都挺好的。”

“嗯，妈妈，我会的。”

……

电话里“嘟嘟嘟”的紧促音在提醒我，会面的三十分钟即将结束。

我站起来挥手对她说再见，锦儿强忍着眼中的不舍，也对我挥手。我看见阿兰也从接待窗口站起来，我们并排靠在墙边，等待着统一领取家属送来的物品。我对旁边的阿兰说：“我女儿给我带来了外孙的照片。”阿兰冲着玻璃隔板外的锦儿招了招手，锦儿打起精神笑着回应，并对阿兰和一旁的赵警官分别作了揖。我知道，她是在拜托她们照应好我。

我忍不住转过身，掩面而泣。

走到今天这一步，后悔吗？我问自己。

第二章 陈年往事

我叫向卿，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家中排行老末，是父母年事已高时生下的小幺；上面两位兄长，大哥向国，出生于五十年代末，二哥向军，出生于六十年代初；名字也都十分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姓氏也很有趣，向着国，向着军，向着卿，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注定是为着别人，为着某种使命而活的。听父亲说，名字是族里最有威望的老者给取的。

会不会有人取个名，叫向己的。小时候天真，也会想想这样的问题。

大哥二哥只相差两岁，二哥却比我大了足足一轮。大哥二哥娶亲的时候，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片子。

“接新娘子的船来啦！接新娘子的船来啦！”村里的男男女女吆喝着，和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齐齐挤到了河埠头的最前头，翘首张望，等着船只靠岸。跟我岁数一般大的毛孩儿们，也兴奋地挤在一

群大人围成的人柱子中间，为了抢到几颗喜糖或者抢先看上一眼新娘子。那些妇人也不相让孩子，热闹地拥挤着、推搡着。

老家临水，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交通闭塞的农村，印象里除了靠双脚走路外，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些载人载物的木船或水泥船。

梭形的木舟载着新娘子，在汨汨的划桨声中，在人们热闹的议论声中，迎着一连串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缓缓靠岸。

这是农村里的盛况。

除了结婚生子和死人等大事外，还有就是对于别人家碎事的叨叨，日子过得就跟水一样，平静而绵长。

“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我嫂子！”我总是那样穿过大人们，着急地拼命往前挤。

“哎哟，是你嫂子到了吧！向卿，你哥哥都娶老婆了，你什么时候嫁人啊？”有人乘机打趣着。

“不知道哩，我爹叫我要好好读书。”我仰起脸，天真无邪地回答。

“真是的哩，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反正都是要嫁人的，你爹还想让你考女状元不成？”对方奚落着，对爹的教导表示嗤之以鼻。

农村闭塞，生活条件也艰苦，加上几千年传统文化对女性

角色的定位和偏见，大多数人家的女孩都读不了几年书。她们中的多数，也就识几个大字，认得自己的名字，再好一点，读到小学毕业，再则上个几年初中，已是难得的稀罕事。我却在爹的坚持和支持下，读到了高中。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应该还可以念到大学。

书读多读少，饭都一样煮得熟，这是农村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唯有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美德，在村人间的相互监督、相互评判声中，日渐深入地根植到各自无着无落的心中，聊以打发农活以外的空闲时间。

像我坐着船只嫁过来的大嫂和二嫂，也都只读过几年书，小学都还没毕业。

磕过头，奉过茶，闹过洞房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大哥和大嫂，二哥和二嫂，或别家的新人，都一样，由新人过成了旧人；都一样，有了自己的小人；都一样，一边过着自己的柴米油盐，一边张望着别人的家长里短。

我甚至忘记了哥哥们是站在哪里，又是怎么迎接新娘子的。好像印象里，就那个拥挤的河埠头，以及河埠头上人头攒动的热闹声，妇人和孩子们相互推搡着，互不相让。我夹在大人们围成的人柱子间、腿脚间，拼命地往前挤，往外挤，这样的场景，让人经年不忘。

“接新娘的船到啰，接新娘的船到啰！”我都忘了，这又